



罗马天空下

Sotto il cielo di Ro

绘/著 龙三条



他们共同生活在
具有永恒之美的
古都——罗马。

龙三条 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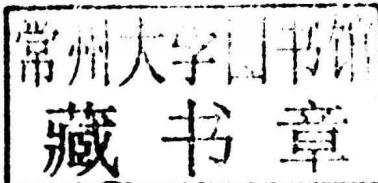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这部小说就是关于一种『别处』的生活。

人，他是百分百的意大利人，拥有五花八门的手势和喇叭嗓门；她是百分百的中国人，具有欧洲人所描绘的典型东方人那种『杏仁儿』的眼睛。他最讨厌喝咖啡，她不吃米饭。这是两个精神百倍的年轻人。

罗马像一个具有绝代风韵的女人，她的存在，就是让人们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

罗马天空下

Sotto il cielo di Roma
绘/著 龙三条



图书代号 SK9N097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天空下 / 龙三条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13-4955-7

I. 罗 … II. 龙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826号

罗马天空下

龙三条 绘/著

出版人 高经纬

责任编辑 邓 微

责任校对 袁敏芝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1

字 数 159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955-7

定 价 27.5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传真：(029) 85251046

[目 录]

[CONTENTS]



罗马天空下 (1)

结婚	/ 3
去罗马	/ 7
新的生活	/ 11
艺术 伪艺术	/ 13
意大利人与他们的游行	/ 15
语言	/ 21
蝉和蚂蚁	/ 24
“好风”	/ 28
圣诞节	/ 30
小小人 大世界	/ 34
罗马的中餐馆	/ 40
病来如山倒 去病要吃好	/ 43
路漫漫	/ 46

罗马天空下 (2)

晚餐晚	/ 51
偶遇	/ 56
复活节的飨宴	/ 60
罗马的中国当代艺术	/ 64
假发与背叛	/ 66





[目 录] CONTENTS

古训说 树挪死 人挪活.....	/ 71
顽铁不成钢 无法回家乡.....	/ 74
勤寻记.....	/ 76
不谈国事.....	/ 83
五月.....	/ 86



罗马天空下 (3)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 91
为人师表 难上加难.....	/ 94
车到山前疑无路.....	/ 100
这缤纷的夏季.....	/ 104
教皇在山上 我们在湖边.....	/ 107
罗马假日.....	/ 111
愉悦是最好的药.....	/ 113
虎父无犬子.....	/ 121
这一夜 在巴莱斯.....	/ 123
那里风光独好.....	/ 128
结束与开始.....	/ 130



↑ 100% MADE IN ITALY ↑ 100% MADE IN CHINA



〔 目 录 - CONTENTS -



罗马天空下 (4)

罗马八月的空城计	135
足球流氓的集体大狂奔	137
夏天快过去了	139
“吃在嘴里的西西里”	140
验血记	144
夕阳无限好	146
挥金如土的阿拉伯人	149
洗礼仪式	153
工作的一剂良方是苦中作乐	161
新的消息	164
又见马努埃	166
罗马的“杭州”	169
秋日胜春朝	173

罗马天空下 (5)

上考场 / 179
城门失火 暝及池鱼 / 182
告别 桂花香的午后 / 184
意式婚礼——民以食为天 / 187
生活的又一个拐弯处 / 197



目 录

[CONTENTS]

帕斯奎去世了 / 199
去摘葡萄吧 / 200
“什么也没失落，除了一颗心” / 204
最后的那些日子 / 206
在罗马 / 211

罗马天空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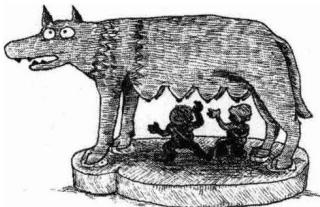


爱的力量神秘莫测，有时它甚至可以生出巨翼，
把人带到任何地方。





罗马天空下(1)



■ 结婚

要说起樱溪和达诺的结婚过程那简直如小孩子赌气。那是北京的一个炎热的八月下午，樱溪和达诺站在街边的树下。

“怎么？你说咱们到底结不结？”樱溪交叉着手臂在胸前，一脸不耐烦。

“说老实话，我有点犹豫，但同时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现在不结，我会非常后悔的！”达诺盯着地面，认真地说。

“别说那些废话，你现在结不结？”

“我结！”达诺抬起眼睛，斩钉截铁。

樱溪沉默了，她原本希望达诺会打退堂鼓，那他们或许都会轻松许多。

达诺向来敏感，他看着樱溪，忽然笑了一下，问道：“怎么？我看是你不敢吧！你这样地逼问我，其实是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决定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樱溪火了，“我决定？你什么事都要听我的？连结婚你也让我决定？你真好意思！将来别人问起来，都以为我向你求婚呢！”说到这里，她的脑子又迅速转了几下，更为光火了，于是以更大的声音叫起来：“你可真滑头！将来要是咱们的婚姻不幸福，你就可以耸耸肩说‘当初可是你要结的！’对不对？”



达诺连忙否认：“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的！这次来北京，我把结婚的材料都准备了！……但结婚这种事情，当然要两个人商量着来。”

说到这里，需要向读者们交代一下，达诺不是北京人，他甚至都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最爱吃中国炒面从不喝咖啡的意大利人。

两个人正在路边掰持着，樱溪的手机响了，是樱溪妈妈发来的短信，樱溪一看，上面写着：

“你们领证了吗？如果领了，咱们晚上和你爸爸一起出去吃，如果不领，我可要开始准备做晚饭了。”

樱溪烦恼不已，本来结不结婚的事情就够让人头疼了，妈妈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添进来一个晚饭的问题。结婚的影响很大的，先不用说今后的生活方向了，那是大方面，就连晚上在哪里吃饭都要取决于结婚这件事，樱溪马上倍感紧迫。

“我妈问呢，咱们快点吧！到底怎么着啊？”樱溪看着街上往来的出租车，心里琢磨，其实，就算决定去领证，恐怕也来不及了，现在已经快四点半了，涉外婚姻登记处在城北，而且五点就关门。想到此，樱溪忽然有了个邪恶的念头：两个人的恋爱拖拖拉拉地谈了三年，中途少不了两人各自从意大利到中国、从中国到意大利的旅途奔波，除了机票钱，还有那些电话费、邮寄包裹费……这都是没完没了的投入啊！这些暂且不提，最重要的是对两个人精神的极大折磨，机场离别时的抱头痛哭，电话两头抹不尽的眼泪，信件里虽然永远是展望美好未来却抵挡不住现实的残酷而常常留下些可疑的水痕：或是鼻涕或是眼泪吧！总之都是辛酸！想起这一幕幕惨烈的片段，不如趁此做个了断！思至此，樱溪胳膊一挥，拦了一辆出租车，她回头看着达诺，眼里流露出哀伤和平静，同时坚定如铁地说：

“今天要是结不成，那咱们就永远不结！”

达诺一时没有琢磨出这句话的含义，他也急促地跟着钻进了出租车，同樱溪一起，奔向了位于城北的涉外婚姻登记处。





青年的动人之处，在于他们的勇气。

那天晚上，樱溪的全家是在外面吃的。坐在妈妈的车上，樱溪看着窗外，还默默地掉了几滴眼泪，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让她措手不及。在她青春的早年岁月里，她从未对自己该会怎样结婚产生好奇，但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地像打赌一样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之前和达诺在街边的斗嘴还历历在目，两人起劲儿地激着对方，“你敢不敢？”“我看你不敢！我敢！”就像《西游记》里斗气儿的沙僧和猪八戒，一个说：“你上来啊！”另一个说：“你下来啊！”结果还是稀里哗啦地都下水了。

这下糟了，樱溪想着。

达诺却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喜滋滋地说他觉得如释重负，感到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樱溪冷眼看着他，不过这倒也不坏，好歹两人中还有一个眉头舒展、喜气洋洋的人。樱溪又把头转向窗外，回想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切。

之前他们到达涉外婚姻登记处，竟然空无一人，樱溪早听说如今领证都要排大队，所以觉得他们是下了班。没想到竟然是正常上班时间，工作人员向他们索要了登记资料，简单得很，达诺的护照和未婚证明，还有樱溪的身份证件。

“就这些？”樱溪暗自嘀咕，她原本以为会被要求补办什么别的资料。一般来讲，听说来的程序总要比实际上执行的程序简单。可没有料到：竟然只是这么简单。

工作人员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去做证件。没几分钟工夫，公证人出来了，他招呼樱溪达诺两人坐在一张巨大的刷着深咖啡色油漆的大办公桌后面，而他自己则坐在另一端。他背后是窗户，光从他后面照射过来，他的脸则看不清了，乌黑一团，而樱溪和达诺被傍晚的光照得一览无余，桌角放着五星红旗，樱溪顿时感到一股无边的庞大感和深不可测的严肃，好像这里即将举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审判，而自己的一举一动似乎重要得



可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她胆战心惊地把身子缩了缩，达诺因为听不懂中文，瞪大了眼睛，激动而又拘谨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出来后，樱溪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个公证人在给他们结婚小红本本的时候说了什么。只是简单平淡的三句话。因为她都想不起来，达诺更无从知道了。她依然处在震惊中，她始终无法相信：一切就这么简单？！

樱溪只有父母两人，姥姥姥爷在樱溪出生前就已经驾鹤西归了，爷爷在樱溪爸爸刚学会走路时就仙逝了，家中唯一的年迈老人——樱溪奶奶也在去年的冬天油尽灯枯、冉冉升天。于是，樱溪结婚这样的大事，来庆贺的也就是她的父母两人，樱溪爸爸挑了家高档饭店，预订了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套间举行晚宴。

四个人围着餐桌，并不热闹，但也温馨。觥筹交错间樱溪爸爸语重心长，说的也无非是天下父母都一样的那点心愿：

“你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关照，婚姻要美满幸福。”

达诺埋头使劲吃饭，樱溪望着茶杯发傻，樱溪妈妈打量着两个人，心里扑哧一笑：屁大的孩子就结婚！

父母看孩子，怎么看都是孩子。结婚这年，樱溪二十五岁，达诺二十四岁。





■ 去罗马

达诺在夏天与樱溪结婚后先回到了罗马，樱溪于同年的秋天离开北京，追随夫君去也。临走的那天早上，樱溪醒来，看到橘色的台灯，窗帘半拉着，身上盖着刚换上没几天的带有粉色小碎花的棉被，房间整体显得无比温馨。她觉得舒服极了，伸着懒腰，同时有点伤感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从她的小床上醒来了。

天上下着很小的雨。这并不是樱溪第一次长期离家，樱溪爸妈看得开，送走了她之后两人就有说有笑地去溜植物园了。

从罗马到北京的飞机要飞行九个半小时。闲着无事，樱溪翻出两人的结婚证，这个显得如此神秘而陌生的小红本本，照片上，是红色的布景，达诺由于紧张，笑得有些不自然，一双大眼直勾勾地凝视着前方，胡子刚刚刮过，他总抱怨电动刮胡刀刮得不干净，自己用刀片却常常笨手笨脚留下些血痕；樱溪的长发别在了脑后，她的眼睛虽然在中国人里不算小的，可在达诺身边再大也不显大了。她念大学的时候参加过话剧团，课余还当过模特，所以面对镜头笑起来就比较“职业”，大嘴一咧，眉毛一挑，眼神别有异彩。樱溪看着自己这副模样，用细长的指头指着说：“你呀，前途未卜，笑个什么！”又指着达诺的头像说：“你呀，算是都合了心意！”她又叹了口气，合上小红本本，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不知怎的，她忽然想起一件往事：小的时候她长期寄宿在一位姨妈家里，她是一位使节的夫人，早年随丈夫四处奔波，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她集慈祥与威严于一体，樱溪对她又爱又怕。住在她家的那段日子里，她给樱溪准备了好大一袋子外国玩具，刷亮漆的小火车、红裙子的洋娃娃、洒着银粉的大翅膀蝴蝶、肚子里塞满糖豆的驯鹿……樱溪对这些玩具喜爱得不得了，但是姨妈每天只给她一样，别的只许她看，不许她碰。而且，姨妈每天给她玩具之前，



罗马天空下 Sotto il cielo di Roma

都让她帮一个忙，有时是倒一杯茶，有时是擦一下茶几，有时要捡起地毯上缠结的头发……然后，她会笑眯眯地让樱溪去那个“百宝袋”里挑选一件礼物。“付出过努力后得到礼物是不是更高兴？”隔着漫漫时空，姨妈当年的这句问话又萦绕在樱溪的耳边。后来，“百宝袋”空了，樱溪也该离开姨妈家了，姨妈把她抱上车子的时候对她说：“樱溪啊，长大后做事情，要记住两条，一是不要怕，二是不要悔！”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樱溪坐在飞机上，琢磨着姨妈当年的话。她闭着眼睛暗自回想起夏天里那场看似莽撞而冲动的结婚行动，她没有怕。她怕的是看着自己因为缺乏耐心和信念，以及去改变周遭环境、自身处境的勇气，输给了空间所构成的距离。她怕的是时间对爱的消磨，如果内心有爱，为什么不去克服空间上的阻隔，而让自己珍贵的感情去接受时间愚蠢而无情的考验呢？毕竟世间有多少情感，都在时间狂妄而粗野的火焰中付之一炬。而自己作出这样积极的选择，她认为命运应该给她这个抗争者一份满意的回报。在罗马会发生什么，一切都还可预料，但是，她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后悔。她决心勇往直前，哪怕撞得头破血流。

就这样胡思乱想了很久。两个多小时以后，樱溪往下面看，只见茫茫无尽的戈壁、大沙漠，和一些小小的城镇，于是估计飞机在蒙古上空。樱溪开始在座位上不停地换着音乐听，有各种语言唱的，日语、法语、德语、印度语，也有汉语。中文台放着老歌，她很爱听，特别是齐豫的《橄榄树》。樱溪这几年也总爱唱这支歌，那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意大利独自哼唱的时候，她心里就想中国，想北京，那乡愁如水恣意流淌。奇怪的是，同样的一句歌词在北京唱时，就猛烈地思念起意大利，思念它南部的阳光和漫山遍野的橄榄树，人是多么奇怪啊！

飞机上播放《憨豆先生的假期》的时候，樱溪抬起眼看了些许，哈哈地跟着笑了几声。其余时间，就在读《切·格瓦拉语录》，樱溪一直





喜欢切·格瓦拉，她认为他是个英俊的愤青，一个诗人、一个文艺青年、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人为什么会这样醉心于革命？因为他的理想主义！他相信一个美好世界的存在并为之努力，他忠于自己的梦想。这年头面对现实的人多了，可忠于理想的人少了。

途经莫斯科上空的时候，樱溪看到了一片海，从空中看，莫斯科城很大、很恢弘，建筑物在强烈的反光下，呈现出一种象牙白。后来在进入德国领空后，就看到了欧洲典型的田园风光。德国是其中最为经典的：红顶的小房子组成童话般的小镇，两边是无尽葱绿的高速公路，还有大片大片规划齐整的麦田，深绿的、浅绿的、麦色的……

漫长的旅程就这样过去了，不要厌倦漫长的旅程，忍受它，因为是它最终把人们带到另一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罗马机场等候厅里，远远望去，达诺正举着一束玫瑰花在向樱溪奋力招手，他身后是罗马一片迷人的秋色，她原先的灵魂悄然飞去，她瞬间有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她走过去，走向新的生活。

可谁知道这生活刚开始，两个人就吵起了架。达诺租的房子在城北，从机场有直接过去的火车，可是下了火车，需要再坐五分钟的公车才可以到家。樱溪在北京坐惯了招手即来的出租，下了火车后看着自己的大行李，自然说了一句：“打车吧！”

可是樱溪却不知道，罗马街上大多都是私家车和呼啸而过、噪音极大的摩托车，要等个出租车太不容易了，罗马的出租牌照是不开放的，所以出租车的数量也很少。达诺说去坐公车，而樱溪看着自己大大小小的行李，还是坚持要坐出租车，于是两人就在街头吵了起来。

“这里不比北京，你不要总还是持有在北京生活的思维嘛！”达诺说。

“这么大的行李咱们挤公车去？要挤你挤去！我要打车！”樱溪耍起了脾气，跺着脚。

“你一点苦都吃不了！一来就要过公主生活！”

“什么？打个车就是公主生活了？那公主生活也太低水准了！”



“是啊，是啊，我怎么忘了，刚才在机场应该给你铺红地毯嘛！”

两人一如既往地斗着嘴，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出租车一辆都没有经过。达诺开始狠狠地咒骂罗马的出租车，樱溪开始暗自懊悔：可恶，要是坐公车早到家了！于是她瞅准时机，理直气壮地宣布：“好了好了！那么就去坐公车吧！”

可是，达诺的固执症又犯了，他说他非要打到车不可，于是樱溪变成了坚持要去坐公车的一方。她累了，只想赶快回家，不再想等那辆不知道猴年马月才来的鬼出租。达诺却死活不走，说他累得没力气去坐公车了。他打电话打到出租车公司，说要叫车来才靠谱。大约又过了一刻钟，就在樱溪累得快坐到自己行李上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出租车停在他们面前，达诺在车上抱怨起了罗马的出租服务，还提起在北京时看到的数量庞大的出租车，那司机可能不高兴了，说了一句：“北京有出租车？他们只有自行车！”

达诺下了车就开始嘲讽那司机没见过世面，樱溪回想起司机那张纯真朴实的脸，觉得他其实并无恶意。多数意大利人对中国、对东方都是知之甚少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两国间缺乏有效的、多样化的沟通，仅靠政府高层一年那寥寥几次的访问或者官方文化交流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而频繁的民间往来、无障碍的媒介沟通传播才更为重要。

“你说那个司机，真是没文化，也不知道是什么教育程度！”往家走的路上，拖着樱溪的大行李，达诺还喋喋不休。

“算了，你和一个司机计较什么，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也比较狭隘啊，他们对外国人和外国生活的看法也很片面的！”樱溪跟在后面说。

到了家，因为两人都累了，就早早睡下。

正如樱溪所知，达诺是个心思重的人。半夜他醒来，还嘟囔了一句：“他妈的，那个无知的司机！”

